



责任编辑/赵云超 美术编辑/王玺 校对/张武

2022年5月18日 星期三 | ▼28831967

经观杂谈

向“三大模式”学习，株洲学什么？

以少量财政资金撬动金融和社会资本，扩大基金对项目投入的规模和力度，起到产业引导和培育作用，资本招商已然成为风口。

但学习借鉴合肥、深圳、苏州三座城市，并不是要去简单复制。资源、人才、资金、政策、交通、机遇、营商环境等多重要素的组合，各个城市皆不相同。我们真正要从他们身上学习的是——城市竞争“投行化”，拼的不是土地、税收等优惠，而是地方政府的产业布局、价值挖掘、金融创新的能力。

协同能力

以合肥为例。在合肥“最牛风投”的光环之下，我们更应该看到合肥在“风投”前后的动作。

“风投”前，该市首先是建立了高素质专业化招商队伍，设立了目标产业领域顶级专家数据库。在发现“风投”目标项目后，更是四条战线同步开展，一是专业团队进行技术、市场论证，二是高度关注国家的政策导向，三是委托专业机构进行全方位尽职调查，四是谈判，谈“投资+管理”，包括资本退出后的管理细节，每个环节都无比详细、周密、严谨。

更关键的是，“风投”之后，合肥总是接着上下游产业链挖，直到全产业链打通。譬如京东方入驻合肥后，引发了巨大的连锁效应，彩虹、康宁、三利谱、住友化学、法国液空等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新型显示产业龙头企业纷纷入驻，构建出一个“沙子—玻璃基板—显示屏—整机”的产业链。还有合肥抢来蔚来汽车，在新能源车领域再下一城，随着江淮、大众、比亚迪以及国轩、中航锂电等企业抱团式落户，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已然逐渐成形。

创新能力

一个城市想要崛起，不仅要打造创新型政府，更要敢于主动地参与到新经济浪潮中，敢于承担风险。

首先，资本招商是按照市场化、专业化、运营方式开展的招商手段，最终招商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招商引资机制的决策运营效率。综合分析深圳、合肥资本招商经验，其均建立了高度市场化的国资国企管理体系，地方政府可借鉴深圳高度市场化的国资国企管理体系，用好用足国资规模优势，深化国有资本投资运营综合改革，构建专业运营体系，充分发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在地方招商引资中的引领作用。

再者是园区，特别是省级以上经济开发区、高新区是招商引资的主力军，是项目建设和产业培育的主战场。资本招商应突出承载力建设，依托园区强化项目集聚、资源聚合能力和水平。地方政府可着力优化园区管理体制，加快园区升级转型步伐，充分发挥其在项目招商和产业培育中的主战场、主阵地作用；提升重点园区综合配套能力，鼓励园区创新服务模式，优化服务内容，强化要素保障，营造良好发展生态，为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值得注意的是要做好风险防范。据媒体报道，合肥聘请了100余位企业家作为招商顾问，并成立目标产业领域顶级专家数据库，最大程度确保决策理性，提高成功率、降低风险，这也成为合肥风投的重要底气。

地方政府可借鉴合肥全链条、可持续资本招商模式，建立发展重点产业领域高端专家智库，在招商前期依托专业团队论证把脉，做好尽职调查，明确投资风险和可行性，做到科学性决策，最大程度降低国资流失风险。同时，提升政府引导基金规范化管理水平，对政府引导基金于基金开展常态化评价，推动政府引导基金走向规范化和精细化运作。



中晟全肽融资签约现场。



中晟全肽公司研发车间现场。



株洲国投投资了顺华铝业与火炬安泰两家高新技术企业。



株洲国投集团与我市优势产业链上重点企业开展座谈。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易蓉摄

2022年，一股株洲创投势力在多个项目背后“撑腰”，崭露头角。株洲国投集团先后投资了包括中航零部件、澳维环保、中晟全肽、明日硬质合金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在内的16个本地高新技术企业，这些企业都是我市“3+3+2”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的“尖子生”，投资金额累计高达15亿元。

一个三四线的城市为何会盯上“投行生意”？仅仅为了赚钱吗？这背后的逻辑和启示是什么？

株洲探索

四两拨千斤。“合肥模式”“苏州模式”等也许不可复制，但其发展路径或有很多可被学习借鉴之处。

近年来，为推动产业招商项目落地，作为“产业发展商”的株洲国投集团，其子公司——株洲市国投创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投创投）以其自主管理的“创盈基金”“仟里马基金”“梧桐树基金”等10支政府产业引导基金为“支点”，发挥资本的杠杆作用，精准布局智能制造、半导体、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高科技行业，实现优质项目批量入驻株洲，撬起了产业千“金”。

据统计，通过基金运作，国投创投共投资本地项目16个，牵头引进产业项目7个，带动社会资本在株投资超40亿元。

其中，国创创投先进封装项目是我市通过资本招商引入的第一家集成电路企业，也是市国投集团、株洲经开区基金招商引进的首个重大产业项目。

“这是一个有成熟技术团队、自带市场订单，只需要找个合适的地方落地便能产出的项目，在考察过长沙、武汉等城市后，最终因为‘资本的力量’选择落地株洲。”株洲国投集团相关负责人说。

通过基金招商，市国投集团已与上海兴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形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接触到了该管理团队，最终通过产业引导基金，该项目由上海兴橙资本、市国投集团、株洲经开区产投公司及项目创业团队合资建设，成立了湖南越摩先进半导体有限公司。该项目以半导体先进封装和测试为主，面向高性能芯片和高密度封装应用领域，极大地加强和补充了全市集成电路产业发展。

投资与招商同步，“资本招商”撬来的不光是一个大项目，而且是一个大产业。

项目年底投产后，可实现5G滤波器国产化封测产线零的突破，同时依托领先的晶圆级封装和系统级封装服务，吸引优质上下游企业集聚株洲，着力将株洲打造成5G射频芯片及模块先进封装供应链中心。项目完全建成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收入超40亿元，创造净利润8.8亿元，上缴税收4.2亿元，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实现产值近百亿元。

中晟全肽亦是如此。

“作为初创型企业，政府引导基金愿意给我们做A轮融资，一方面，提振了企业来株的信心，另一方面对于初创型企业而言，这一举动也能留住我们发展的心。”中晟全肽财务总监武永强坦言。

该公司拥有全球独创的多肽信息压缩技术，并已成功构建包含近五亿种多肽信息的超大型多肽数据库，为多肽新药发现提供了全球独一无二“种子库”，解决了全球多肽新药发现“卡脖子”技术难题。经过5年的发展，中晟全肽已完成2轮融资，成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近来，苏州、西安等地都抛来橄榄枝，但无论如何，我们的总部和研发基地都会留在株洲。”武永强说。

这样的“忠诚度”是其他招商方式难以达到的。

“一些市场化的投资机构，只投后端成熟的项目，也就是只‘锦上添花’，不‘雪中送炭’。市场缺位怎么办？我们国有资本来做。实际上，早期项目投了以后，会后端项目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这就形成了一个接力。这样一来既完成了政府扶持科创小微企业的政策意图，又实现了企业资产保值增值的目标。”株洲国投集团相关负责人坦言。

同时，市国投集团还依托央企混改进行“存量招商”，投资参与中车时代华鑫、中车半导体、中航零部件等央企混改项目，这些项目都正成为壮大智能制造、电子信息、汽车产业等株洲优势产业中的强劲力量。

株洲为何盯上『投行生意』？

株洲国投『豪掷』15亿元，投资16家企业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易蓉

1. “投行生意”

先看一组事例。

2022年4月，株洲国投通过自主管理的基金株洲市乘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前后出资1000万元和1900万元投资本地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株洲火炬安泰新材料有限公司和本地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湖南顺华铝业有限公司。

去年此时，株洲市两大产业引导基金——乘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株洲市仟里马私募股权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各出资2000万元投资湖南力合厚浦科技有限公司。株洲市产业发展引导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株洲市梧桐树私募股权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分别设立专项基金，共同向湖南越摩先进半导体有限公司投资1.45亿元。

无论是对于内还是对外，这两年的株洲似乎盯上投行生意。

“以引导基金为主力的产业基金之所以如此如火如荼，与城市内在发展逻辑的变化息息相关。”不少业内人士分析。

这种变化首先体现在招商引资上。

当前，一线沿海城市产业转移梯度明显，珠三角地区向粤港澳周边地区转移，长三角地区则向浙江、江苏等周边城市转移，这些承接产业转移的地区政策红利、产业链配套乃至人才凝聚力比很多内陆城市更好更强。

对于非省会、非沿海的株洲而言，如不创新方式方法，招商引资将越来越难。

但产业链要壮大，经济要发展，好的项目何来？当“外引”项目难寻，又该如何培育本地“好苗子”长成“参天大树”？

“而各地都竞相抢夺的战略新兴产业项目，其产业往往存在投资体量大、周期长、见效慢等特点，传统招商模式如补贴、贷款、税收、土地等优惠政策难以吸引企业落户。因此必须改变传统的招商策略，接轨资本市场，解决产业项目建设和发展的资金需求。”市商务和粮食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如果无法比拼先天资源，以政府引导基金为抓手的资本招商模式，就是‘不二王炸’。”

2. “标杆”在前

之所以被誉为“王炸”，是因为区别于传统招商模式，资本招商是政府通过预算安排，以单独出资或与社会资本共同出资设立引导基金，采用股权投资等市场化方式，引导各类社会资本投向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的薄弱环节。其实质是将股权投资（风险投资）的思维导入产业，以投行的方式培育产业。

“这种模式，即使在全部亏损的最坏情况下，也就相当于以前直接补助企业失败的结果；如果投资赚钱了，产业投资基金还有成熟的退出机制，可以循环投资新项目；如果企业想要搬迁或者加大对某个竞争城市的投入，地方政府作为重要股东，对于企业的决策还有一定的话语权。”业内人士分析。

这一模式，株洲不是闯前者，“最牛风投城市”合肥、苏州等地早已作出探索和示范。

“合肥模式”至今仍是风投圈的标杆。当年，合肥市政府通过出资建立基金平台，先后投资京东方、押注半导体、接盘科大讯飞，引入蔚来、大众，投资维信诺等，撬动了显示屏产业、半导体产业和新能源汽车产业。

近年来，合肥的GDP排名也从20年前的全国近80位提升至20位，财政收支增长数十倍。更重要的是，合肥产业结构也由此实现了转型升级。

苏州则是以基金为线，串起产业链，培育出完整的产业集群。

低调的苏州，在“投行化”发展上其起步相当早。中国第一支市场化运作的股权投资母基金元禾辰坤，2006年就诞生在苏州。许多业内耳熟能详的知名母基金也皆来自苏州，包括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相城母基金、苏州国发创投、苏州吴江东方国资……有数据显示，总部位于苏州的母基金多达15家，占整个江苏省母基金的近30%。于是，苏州有了可以服务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整套政府投资基金组合；于是，光是一个苏州工业园区，就汇聚了中国众多的隐形冠军企业和高端制造产业集群。除了位居全国第一的生物医药竞争力，园区内的人工智能、新一代信息技术、航空制造等领域也位居全国前列。

深圳则是“抄底纾困”，精准导入与提质升级并举。

深圳目前基本形成以基础设施公共事业为主体、以金融及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两翼的“一体两翼”国有资本格局，通过纾困上市公司实现产业精准导入，并依托区域内优质园区载体不断拓展产业发展空间，建立全周期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推动落地企业提质升级，形成可供借鉴的“深圳模式”。

记者梳理发现，深圳开展资本招商注重把控投资时机，选择在大型企业陷入流动性危机或经营低谷的关键节点下注入，进而通过议价实现抄底纾困，顺势导入产业项目。

“园区+创投”是深圳开展资本招商的独特模式。以科技园为依托拓展产业发展空间，强化产业承载力；以科技金融为纽带，通过前期租金、资金和技术入股等方式，为科技园和新兴产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同时分享产业发展红利。通过国资与创新型科技企业之间的合作机制，深圳控股一批中小微创新型科技企业，在生物产业、人工智能、文化创意等领域形成发展新优势。

制图/王玺